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读者》杂志原创版

联袂推荐

Essays • 中学生创新阅读

名家杂文

2009年

排行榜

非常6+2

6本名家精品选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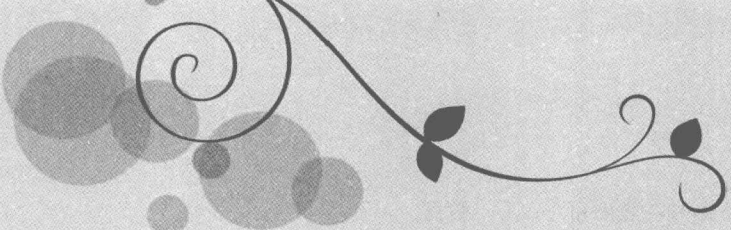
最新名校初中、高中作文精选精讲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Essays • 中学生创新阅读

名家杂文 排行榜



2009年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年名家杂文排行榜 /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主编. —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

(中学生创新阅读)

ISBN 978-7-5624-5223-2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5914号

中学生创新阅读·2009年名家杂文排行榜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主编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王伦航 版式设计: 曾滢媛 周 宇

责任校对: 邹 忌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张鸽盛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254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223-2 定价: 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主题班会·2009杂文排行榜

- 001 最后的告密者……………周泽雄
- 004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王开岭
- 009 《百家讲坛》是个奇怪的坛……………刘洪波
- 011 人万岁……………陈丹青
- 013 为“被”字句叫屈……………鄢烈山
- 014 中国人真的总是不高兴……………巫昂
- 016 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两个细节……………梁文道
- 018 杰克逊报道终于没了道德洁癖……………孟波
- 020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邵燕祥
- 023 美国大学录取如何“查三代”……………薛涌

外语课·希特勒橡树要不要砍掉

- 026 美国《公民读本》的第一课：“你”……………林达
- 028 莫扎特幸亏没长大……………余泽民
- 029 当牛顿遇到鼠疫……………蔡天新
- 031 拿破仑的痔疮……………妙笔花
- 033 伽利略的懦弱……………魏得胜
- 035 希特勒橡树要不要砍掉……………石嘉
- 036 “倒霉”的英国议员……………刘瑜
- 038 没有校牌的哈佛大学……………贾西津
- 040 饱受误解的大师……………齐宏伟
- 042 象征的力量……………杨春源
- 044 让鬼子兵回家……………萨苏

早自习·为什么要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 046 “人才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从维熙
- 048 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吴思
- 049 为什么要有一个“姓毕的姥爷”……………蔡永

- 051 看人……………蔡澜
- 053 那些可敬的“叛国者”……………魏剑美
- 055 警察的人性……………崔卫平

语文课·从七个时髦烂词看世相

- 057 他的囧，你的躲，我们心中巨大的雷……………黄集伟
- 060 “贱文化”的穷途末路……………韩浩月
- 061 “敦伦”及其他……………蹇庐氏
- 064 了不得的老鼠文化……………王蒙
- 065 谁是老百姓……………蔡应律
- 066 一个人的成语……………谢云
- 072 名人如何理解《金瓶梅》……………黄霖
- 074 写给孩子的童话……………周国平
- 076 为何误把“失身”当“献身”？……………王晓渔
- 078 实事求是……………刘诚龙
- 080 竞争，还是战争……………刀尔登
- 082 用十大流行语造句……………董璐
- 084 词语新解……………韩少功
- 085 从七个时髦烂词看世相……………彭希曦

常识课·总统有什么话不能对学生说

- 088 穷都是您自找的……………蒋方舟
- 090 论需要主义……………乐朋
- 092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海子……………大卫
- 095 孝亦有三……………沈宏非
- 097 谈道听途说……………止庵
- 099 总统有什么话不能对学生说……………薛涌
- 100 最是从容不易学……………徐怀谦

数学课·椅子有几条腿

- 103 记一件无能为力的事……………韩寒
- 105 一分钟是长还是短？……………孔庆东
- 107 给我一个宾语……………柴静
- 110 一个春暖花开的神话……………潘采夫
- 111 一个人的隐私战……………猛犸
- 113 官场脑筋急转弯……………刘诚龙
- 115 2009年到了，请遵守“新时尚原则”……………叶兆言

118	天下只有一个是·····	刀尔登
120	一见广告，就想撒尿·····	刘齐
121	一个值三美分的梦想·····	刘燕敏
123	从《水浒》看二把手的生存之道·····	十年砍柴
127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钱文忠
131	30米远看偶像·····	张世普
133	开国将军的10个故事·····	汪金友
135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龙应台
137	于千万人之中，你是匠人·····	何树青
139	万一登月失败·····	梁文道
142	椅子有几条腿·····	仲利民
144	1900年的民意·····	冯磊

逻辑课·你生活正确了吗

147	如何当上总统的爸爸·····	郑渊洁
148	你生活正确了吗·····	何树青
150	死，并不容易·····	齐宏伟
152	从敌人到人·····	林达
154	名父之子·····	李国文
159	传记只读前半部·····	高为
164	存钱不如存朋友·····	姜钦峰
166	败者为“雄”？·····	刘诚龙
168	柏拉图眼里的猪与《理想国》·····	蔡天新
170	那些做不到的事·····	李敬泽
172	靠不住的“微服私访”·····	周英杰
175	勺子的柄该多长？·····	周云龙
176	饭局上的意识形态·····	许锋
178	向最讨厌的人学习·····	胡赳赳
180	好人和骗子的博弈·····	方舟子
182	平庸的恶·····	陈榕
185	劳动真的很光荣吗？·····	洪晃
186	小人不灭定律·····	李西堂
188	最可诅咒的事情·····	林少华

课间操·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

191	把韩寒拉出去毙了·····	王小峰
192	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	冯唐

194	把刀插在朋友的肋上·····	王朔
196	河西酒廊·····	张海龙
197	歌德很生气·····	李落落
198	魔神瓦沙克·····	哲人二
200	大师齐步走·····	寇研
201	革命就是不请客吃饭·····	洪晃

历史课·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203	古代的魔术·····	刘诚龙
205	中国古代的“命价”·····	吴思
207	北洋海军官兵的工资单·····	马骏
209	看透人性的密信·····	高兴宇
212	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刘诚龙
214	汉武帝定律·····	赵健伟
217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	李零
218	偷箱子的人·····	魏之
220	我认识纪晓岚·····	二月河
222	像段成式这样的唐朝记者·····	魏风华
224	杜月笙为何爱替穷人出头·····	张鸣

举手发言·大学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226	大学生毕业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郎咸平
228	怎么赚钱·····	韩少功
231	大学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龙应台

作文课·我为美国记者改稿

234	我为美国记者改稿·····	汪强
235	当大事遇到小节·····	朱辉
237	《经典废话集》书摘·····	孙焕英
239	领导喜欢用副词·····	陈赐贵
241	拜托，别让小学生写作文了·····	刘亚洲
243	看了《西游记》不明白？·····	和菜头

245 后记

【主题班会·2009杂文排行榜】

最后的告密者

周泽雄

舒芜先生去世了。这位弱冠时即以哲学天分为人瞩目的才俊，临了却以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告密者形象永驻世间，足见命运无常，造化弄人。

也是巧合，晚生如我，三年前有幸在BBS论坛上与舒芜先生有过几次文字往还。舒芜当时八十有四，意气健旺，下面这段话，出自他的《现代朱批》，是他亲自贴到论坛上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听说是群众至高无上，那么历次政治运动中革命群众审查牛鬼蛇神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也就相当于现代的朱批，无论是不是用红笔写的，同样应该重视。此类文件档案，有些已经发还被审查过的本人，有些没有归还，流落到旧书文物市场，如果有心人着意搜集，排比归纳，加以研究，实在是功在苍生的盛业。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

我无意为舒芜在胡风案中扮演的角色辩护，包括胡风在内共计两千余名牵连者身受的惨痛种种，容不得后人轻言宽容。当我们把牢狱里的光阴还原成静默的“嘀嗒”声，而不是把苦难抽象成一个概念，同时，只要氤氲出大面积告密的那种妖邪氛围尚未从法律上根除，任何可能遮蔽历史的“向前看”之举，都应接受质疑。

读者想必注意到，上面摘出的这段话，与舒芜留给世人的告密者印象，格格不入，夸张点说，好像秦桧在朗诵岳飞的《满江红》、姚文元在教育我们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当然，这是个错觉，人的复

杂性及既往时代的严酷性，足以让历史上的告密者，幻化出十八般形象来，我们切忌把它归类成单一脸谱。

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告密古已有之，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甚至出现了“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的荒诞情节。不过，今日之告密者，非得结合一种现代极权体制，方能得到有效观察。当一种政体闪耀出不容置疑且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力辉光，它就倾向于将异议者宣布成敌人，故无论逻辑上还是现实上，它都会鼓励出卖。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说：“一旦一个国家……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尤其，当人们“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时，他们更可能将告密镀上金光，好像告密不是出卖，而是在向上帝献祭。

在与我们的体验更为切近的《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探讨了大量告密现象，他沮丧地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的狱外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他分析道：“告密制度……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一旦做到了这点，那么，他们“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之外”，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所以，当“背叛成为生存方式”之后，“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这是斯大林时代的告密，中国的情况或有不同，不过，索尔仁尼琴还说过几句让我脊背生凉的话，他说，“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奴隶制的东方（指中国）学来的”，当一些囚犯误以为会被关押到“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而高兴时，索氏冷冷地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

谴责舒芜吗？可以，而且应该，但之前我们最好扪心自问：自己若生于彼，是否会出淤泥而不染？一周前看到一个帖子：“一份围攻胡风的名单”，作者刘火在“旧书店里觅得三册由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撞见一份壮观的名单，其中既有我们不以为怪的人，如姚文元、舒芜、周扬、何其芳，也有令人默然心伤的名字，如茅盾、曹禺，更有我们原以为不会遇到的人物，如王元化。

下面这句话，即出自王元化笔下：“不管胡风的露骨的宣传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主张，他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我得说，此事并没有改变我对王元化先生的敬意，正如我不曾把最高的敬意献给巴金。这份名单的价值在于让我明白：尽管王元化相当优秀，但就坚守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而言，优秀到当年王元化那种程度，还远远不够。一个人在履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志上有所亏欠，那么，无论他拥有多少令人称道的品质，都不足以逃离这份名单；假如他还同时拥有“一颗红心”，通体焕发着忠诚、奉献的品德，那就等于招认，他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告密者，只要获得机会，他随时会在一种自以为圣洁的庄重气氛里，向至爱亲朋刺出致命一刀。

我曾自问：如果把我代入，我会进入类似名单吗？我确信不会。但我也知道，我如此确信，是因为先行替换了一个条件：今日之我所具备的独立意志，是拟想中的当年之我不可能具备的，在一个大棚养鸡场的环境里，想像自己与众不同地长出一根鹤的脖子，委实过于臭美。事实是，只有为数寥寥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人——如陈寅恪、钱钟书，尽管他们从未摆出战士的造型——才不曾在这些地方留下把柄。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深重喟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茨威格告诉我们，日内瓦有过一条制约告密者的法律，“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我相信，即使有了这条法律，告密者仍会出现，好在那已问题不大了，只要舒芜的告密与胡风的悲剧不存在关联，我们大可仿效古希腊人的做法，“把告密人当作陶器运走”。到了那时，“最后的告密者”才会不再成为一种企盼吧？

“谨在此呼吁，年富力强的有志者曷兴乎来”！并遥祝舒芜先生灵魂安息。

2009年8月22日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王开岭

一个人的精神毁容了，被自己或别人的硫酸，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面皮移植？铸一具铁面？归隐山林与鸟兽为伴？

卢武铉先是对观众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散步，迎着日出，迎着故里的崖。

山脚下的小村子很美，无论自然还是气息。卢武铉的回忆也很美，说那是个“连乌鸦都会因为找不到食物哭着飞走”的地方。他的话深情而充满感恩，在乌鸦身上，他有了一个“哭”字。

想当年，他就是因为找不到食物而哭着飞走的——去了大田，去了汉城，去了青瓦台。

每次出发，他都是一身轻装，除了一个贫民之子的誓言，一个青矜书生的豪气，别无行李。

坑坑洼洼的故乡，那些含辛茹苦、蓬蓬勃勃的野草，似乎给了他最生动的精神注脚，也为他预支了最有力的人格担保。

怎么看，此人变节的可能都是最小的。他有这质朴的起点和奋斗史。

坎坷身世，卑微学历，民权斗争，草根总统……卢武铉像一个童话。

这世界需要童话，需要一次童话的胜利，就像需要一场雪。

有时，我觉得卢武铉酷似中国史书上的那些前辈，很儒家，很士林。你看——

大选胜利后，他噙着泪承诺：“我知道大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那是一个没有腐败，没有特权，没有违规的社会，一个用自己双手生活的诚实的社会。”面对反腐的重重险隘，他说：“没有一个贫民会因土地贫瘠而放弃劳作。”

入住青瓦台后，他与友人私下谈心，称执政的关键有三：一是将改革进行到底，二是让总统府远离金钱，三是管好自己的亲属。

凡此种种，都让我想起了先人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事实证明，贫穷和廉洁并无直接关系，监督权力和坐拥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份差使。

当他和故乡的人们不再为食物发愁的时候，其他人被怀疑偷拿了别人的东西。

终于，一名英勇的律师站在了审判席上，一位历史的原告变成了现实的被告。在某种意义上，卢武铉成了自己信仰的敌人。至少客观上，位置互换了。

二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对此我不感兴趣，我只留意到了那天，他最后一次攀登。

他选择了故乡的崖。崖，本身就意味着高度，是尊严的象征，是清高者的去处。

可以想象，这曾是他少年立志和理想出发的地方。

清晨的草木，带着水，很干净。

一个人在做自由落体前，心情真的会安宁吗？

人世真美，他远远看见山脚下活动的人影。同胞的生活又开始了，这将是忙碌而幸福的一天。

对他来说，今天只意味着一个早晨。

这一天。卢武铉将成为全世界的新闻头条。他料到了，但他已从看客中划掉了自己。

这是个脸皮薄的男人，性格如铅笔，直，细，脆，又爱哭鼻子。有人说，眼泪是懦弱的表现，他不具备职业政治家应有的坚韧。何谓坚韧呢？我不太懂。稍后，似乎也懂了，就是脸皮厚实且富有弹性吧。

不错，论政治体格，此人是弱了点，可谓弱不禁风。和城府深厚，世故圆滑的同行相比，他似乎太嫩，像书生，不像政客，甚至还带着孩子才有的茸毛。

“我已丧失了再讲民主、进步与正义的资格……各位不能和我一起陷入这个泥潭，请大家舍弃我卢武铉吧。”

他没有狡辩，他说他无言以对家乡父老，无言以对全体国民。其歉意之巨大，甚至对肇事的家人，他都表示了歉意。他觉得是自己，让最爱的人不幸沾染了权力，是自己的事业把亲属带到了危险地带。

非得纵身一跃？别无选择吗？

世间那么多毁容者，不都活得好好的？

这大概和一个人的精神体质有关。精神体质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依据，决定了他遇事妥协的程度，忍受的底线。比如逆境之下的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种，“留得青山在”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种，“万念俱灰唯死一途”是一种……

卢武铉属于哪种呢？我说不太清楚。

但有一点能确定：他死于面子，死于廉洁和羞愧，死于精神毁容后的照镜子。

“我现在没有脸正对你们的眼睛……我现在完全可以被抛弃了，现在我完全不足以代表任何道德进步。”

这是个爱照镜子的政治家，是一个道德自尊心极强，自爱甚至自恋的人。他并非死于惊恐和畏惧，而是死于意境的破灭，死于内心的狂风，死于肖像的被毁，死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失败感，还有，就是死于对清静、安宁和独处的渴望。

对于许许多多政客来说，精神毁容，身败名裂，不过是轻若稻草的一件事。审判席上，磕头如捣蒜的乞饶求生者多如蝼蚁，贪生即怕死。但对一个惯于自我器重，把尊严和仪容视若性命的人，这事则重如泰山压顶，使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所以，当有人说他死于一根道德稻草时，我不同意，我说他死于泰山。

不是说他死得重于泰山。

三

这种死因，多少让我想起了古人，想起了士林之风。我觉得在精神气质上，卢武铉很有点前辈的风度，像从竹林里走出来的，有着士大夫的腰板，昂首挺胸，纤尘不染。古人是把“知耻”当头等大事的，礼、义、廉、耻被看做国之四维。

“无羞耻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五刑不如一耻。”“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

如果说古代士子是吃“素”的，一日三省谋求肺腑洁净，衣冠楚楚力

图众口皆碑，那现代政客则少然，他们更崇尚“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和掩人耳目，内心多“荤腥”之物。逻辑和尺度变了，精神体质就变了，政治品格也就变了。丑事当前，拼命遮挡；铁证如山，又死乞白赖。

古人惜名，今人惜命；古人自责，今人诿责。

谁脸上没个疮？在今人看来。卢武铉在道德反应上显然过度了；但古时候，这绝对算一个正常的“均值”，算一个合理的脸皮厚度。

由此我萌生敬意。我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向他骨子里的那种“古意”致敬。

“古意”，让生命葱茏如竹。

四

卢武铉，你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失败，也看到了人性的胜利。

你的纵身一扑，无疑是最大的诚恳，这一点，让全世界为之动容。

一个蝴蝶般的男人——爱美，有洁癖，羞涩，自我器重，追求宁静与安详。

也许你过于柔软，但柔软不是缺陷，而是美德，是一种濒临消逝，渐行渐远的古意。

你不适合做政客，适合做政客的镜子。

电视上，我看到呜咽的菊花铺成了黄色海洋。我不知道花瓣后安放着多少情绪——纯粹的哀伤，凉薄的叹息，还是鸣冤的抗议……

但我要献上我完全私人的冲动。我想重述一遍敬意，及致敬的理由。

在一个把道德当痰随意啐掉的年代，我向一位视道德为全部家当的失足者敬意。

在一个鲜耻乃至无耻的年代，我向任何有耻的人致敬，向爱惜羽毛和颜面的人致敬，向未泯的崇高意识致敬（行为上，他未必做到了崇高，但他有崇高的意愿和临终的维护。他死于崇高的折磨）。

在一个污秽横流的年代，我向有洁癖的人，向注重灵魂保洁的人致敬。也许他是清白的，也许不是，但他渴望清白，热爱清白，并为错失它而羞愧难当。

玉石虽焚，毕竟身怀晶莹；瓦片固全，终乃糟泥之骨。

卢武铉，一个向全世界低声说对不起的人，一个诚恳地垂下头的老人。

他死了，我宁愿把他的死看做合情合理，看做古意十足，看做儒生的高贵。

请让我们接受他的歉意，原谅他所做的和别人对他做的，然后像千千万万人一样，手执东方菊花，向那肖像深鞠一躬。

其实，每个人身后，都有一片山崖，那是早晨攀爬的地方，也是黄昏仰望的地方。

写在后面：

王开岭先生的《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我看了几遍，浮想联翩，随即展开双臂呼吸后，坐像庄严，向此文表示崇高的致敬。我觉得：作者饱满、激情、冷静、新奇地谈了一个除了农民之外的所有中国人都敏感的然而下潜的话题：政治家和政治。

卢武铉跳崖身死，韩国一些民众失声痛哭。但在我国，人们似乎懵住了，包工头一样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所措，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啊，人们匆匆忙忙的，劳作，赚钱，求职，玩心术，炒房产，找替身，研究学问，阿谀逢迎，个人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谁管外国的那些事呢？跳崖就跳了吧。起初，我的感觉也不多，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哎呀，这个卢武铉当总统，太劳累了，终于不堪忍受“政治”的折磨，自杀了，韩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和民众、舆论，该可怜自己的总统了吧。不过，这政治家，尤其发达时尚的国家韩国，其总统自杀，太出乎意料，真让人思维凝滞。

读了几遍《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我开窍了，从“小康”日子里抬起头来，眼前呈现出一片“人性、理想、政治家”的开阔视野。首先，我对卢武铉有了本质的真实的认识：个性，率真，魄力，斯文。一个政治家不当大众化赤裸裸的政客，如此执政，如此活人，恐怕世界史第一人。愚以为，世界史上的政治家有四类：恺撒类，代表战争与理性，罗斯福类，代表发展与能力，张伯伦类，代表守旧与平庸，路易十三类，代表权力与贪婪。卢武铉太率真了，太人性了，缺乏罗斯福的那种宏阔统率之气。当然，也许一千年之后，更为和谐、温软、新鲜的那种国度，恰好需要卢武铉这么一个人当总统。正如此文说：这正是“卢武铉的古意，诚恳，高贵”。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总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

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因为政治，卢武铉像大诗人一样伤感：“我已丧失了再讲民主、进步与正义的资格……各位不能和我一起陷入这个泥潭，请大家舍弃我卢武铉吧。”

我对总统自杀的确迟钝木讷，没什么说的，但我对当前文界颇有感慨。就这一期《读者》杂志上，也刊登了“讲皇帝、讲历史”的文章。我一直不懂：那些皇帝豪族的言谈作为，制度礼仪，那些已经超过《资治通鉴》的权谋伎俩，朝门官衙，个中奥妙，是中华“自明朝中叶以后开始走向衰落”的主因，为什么今天的学者们还正襟危坐、侃侃而谈呢？是教给我们“温良恭俭让”吗？是教给我们“锦囊妙计”吗？我假设，因为我们有漫长、庞大、繁杂的历史，才成为人们永远谈不完的学术海洋，又因为今天虽然发达却历史短暂的国家因为没有历史可作研究，便致力于发展现代文化。不过，正如海伦·凯勒说：“那些伟大神圣的作品，自己能够品味美妙之处；可是看学者的评论，就如坠云雾里，不知所云。”是啊，人们从国学里专门挑选“智慧计谋”，可是不喜欢挑选那些诗意、哲思、厚德。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中说：“在一个鲜耻乃至无耻的年代，我向任何有耻的人致敬，向爱惜羽毛和颜面的人致敬，向未泯的崇高意识致敬。”（丁皎年）

《百家讲坛》是个奇怪的坛

刘洪波

《百家讲坛》已经没落好久了，直到钱文忠教授给商纣王翻案，我才知道这个节目是仍然存在的，这与我没有追着电视看有关，也与《百家讲坛》影响力下挫有关。我一向电视看得少，但以前是老听说也老撞着《百家讲坛》的。

《百家讲坛》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坛。这个讲坛上，讲红楼、讲清

史、讲论语，大概今后还要讲与“国学”有关的一切，但非中国固有之学，我没听谁讲过。至少十年以前，我听过丁肇中在那儿讲物理学，觉得能把物理学讲得我听起来都津津有味，很不容易（可能真正的大家，不管在哪一行，都会有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本事），但自从我不看电视，知道的《百家讲坛》永远都是“国学”的讲坛。这个讲坛还讲不讲自然科学，讲不讲现代哲学、思想、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我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在我印象中，《百家讲坛》之“百家”，就是赏玩传统的百家，当然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多，几百家都选得出，号为“百家讲坛”，数量上是可以保证的。

讲国学，讲中国文化，也很好。国学，据说已经“返本开新”，都进入了新时代，只差大家都来践行。不过，践行什么呢？是修习各人的心性，还是以国学来格致万物？若是前者，我们每个人念念古书，去增进自己的道德水平以及人际交往的礼数，我看没有什么不好。若是后者，事情就比较难办。我不是说要指望用国学来研究原子核，但就是用国学来解释国史，也未必行啊。

举几个例吧。阎崇年先生讲清史，那真是如数家珍，史料熟、秘闻多、吸引力强，但主要态度是对清宫如同对待自家一般热爱，这个祖宗英明，那场屠杀合理。易中天先生讲三国，权谋机变，说得津津有味，就是搞不清对权谋之术到底是赞赏还是批判。相比之下，反倒是于丹讲《论语》，理解固然是毛病多多，总归是要修身养性，更加合乎人性，但那种只强调指向内省而对人之外在处境无所置辞的讲法，大概不过是训育顺民。

这次钱文忠先生为商纣王翻案，称为“文武双全，功勋卓著”，以期主导舆论，替代民间对商纣王荒淫暴虐的第一反应。我只能说，一个帝王级的首领实在太好获得“功勋”了。前人多有怀疑商纣王并非恶到极点者，从真实认识而言，世界上其实是一个恶到极点的人都没有的，哪怕是希特勒，你也不难找出几个“功勋”来，商纣王当然也应该是有一些好的地方。但到底有多好，也还难说，尤其从学术上“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是困难的。商纣王处在中国信史时代之前，你怎样获得充分的证据来总括他的一生？他的恶评有新朝代的虚报，有后时代的累加，都可以想见，但要说历史翻案，还是且缓吧，你最多能说他没坏到大家想象的地步，但要重建一个对商纣王的历史结论，学术上几无可能。

对商纣王的评价，与其说是“历史评价”或者说“历史学结论”，